

台灣男人的酒家文化

近日來國大開會中出現各種惡行惡狀，先是黃腔滿場，然後更出現兩名男性國民黨國代公然偷窺女國代內褲的事件。他們先是不承認自己的行為，將其賴為記者汙衊，後在無奈下做出的「道歉」中，卻只顯示了他們的「無悔」，而他們上面的威權黨國也沒有任何要處罰之意。不過，我們若將之放在台灣男人的社會行為模式來看，他們的行為與黨國的縱容，其實不難理解。

台灣男性的社會菁英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就是喜歡在色情場所談公事或建立交情，我們且尊敬傳統稱它為「酒家文化」，雖然現在這場所可能名為酒廊、俱樂部之類而不一定是酒家。商人談生意敲定買賣、勾結官員、打通關節、打點黑白兩道等等，都免不了上上酒家。所謂政商關係的建立，其中除了最高層可能在高爾夫球場上進行之外，其他也難免不在色情場所進行。因此在今日台灣這講究力而不講理的社會中，常上酒家成為地位的象徵，而在酒家玩玩女人也成了「台灣男人」的標誌，前民進黨主席不就曾說過「沒上過酒家算不上是台灣男人」？

這種酒家文化的特色，就是一群男性共同消費女人的色情服務，特點在它的共同性、社會性，而不是個別單獨消費。一群要進行利益交換的男人，互相之間不單缺乏信任且各懷鬼胎，一方面以黃湯下肚在迷糊中拉近彼此距離，一方面則高價購買女性的順從（一起當凱子？），然後以當場一起踐踏女性來做為共同的基礎，以共同消費女性色情服務，來建立彼此的「同志」關係。年前調查局官員涉入女秘書在KTV被強暴案，就是一個清楚的例證。

這種模式令人聯想起青少年藉由共同嫖妓之經驗來建立互相間關係的例子，其中顯現未成年男性難以面對女性的性焦慮。只是在台灣的成年男人的酒家文化當中，這種類似的行為卻已經成為儀式性的社會行為。

探尋這種酒家文化形成的原因，可以從一般文化以及社會制度中著手。就一般文化因素而言，日本殖民統治所留下的極端男性中心的父權文化影響必然存在；同時，台灣男人誰也不服誰，通常大家很難達成共識、作出決定，必須藉由在一起喝酒玩女人，由女人做潤滑劑，才容易完成交易。

另一方面，政治、社會制度的不健全也有很大的影響。在台灣，制度上的不合理之處比比皆是，不講道理只重「關係」；而這種關係，就絕不是白天在彼此的辦公室內可以建立的，必須在天黑之後、在各種應酬、色情場所進行，在共同喝酒玩女人上，建立共同身為台灣男人的「同志感」。

這種酒家文化有它極大的社會影響，它支持了一個極為龐大的色情產業的存在，它對無數女性提供了一個誘人的陷阱 - 以高價出賣妳自己，它也維持了一個與其相應的黑社會的存在。這裡面牽涉到極為嚴肅的社會資源運用與分配的問題，亦

即這酒家文化所產生的對色情服務的市場需求，不單涉及難以估計的金錢，更決定著這龐大的人力資源如何被運用在這些難以言喻的用途之上。

因此，浸淫在這種文化下的男性國大代表若不是滿嘴黃腔，就是吐出如「帶出場」等特種營業場所之術語，他們與女性互動的詞彙恐怕也就限於這些了；同時，他們當然不習慣於將女國代視為平等的個人對待，因為或許他們接觸女人最多的時間是在酒家。

原載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八日中國時報